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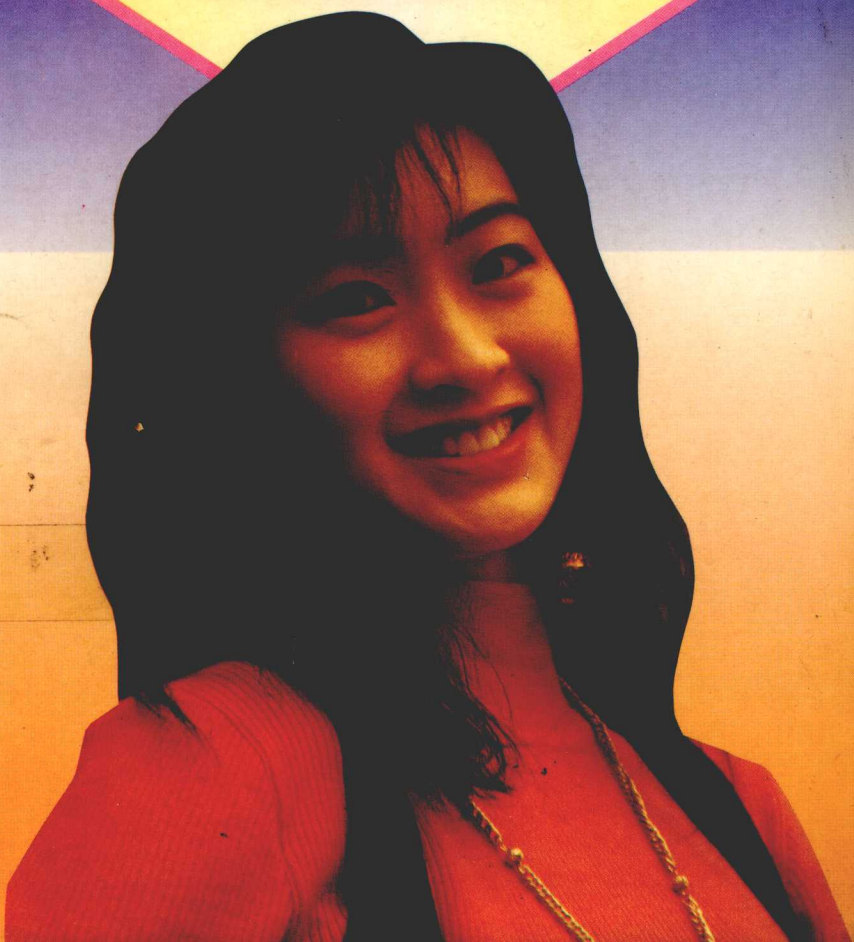
(香港) 依達著

愛

的

波

濤



爱的波涛

〔香港〕依达

花城出版社

爱的波涛

〔香港〕依达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水前路11号)

广发印务有限公司承印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375印张 170,000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ISBN 7-5360-0688-8/I·626

定价：3.85元

目 录

- 一、狂野不羁..... (1)
- 二、离家出走..... (36)
- 三、自食其力..... (75)
- 四、穷途末路..... (120)
- 五、铤而走险..... (163)
- 六、噩梦降临..... (200)
- 七、浪子回头..... (236)

一、狂野不羁

史其敏的一双瞳孔，一刻不停地注视着手腕上的“卡地亚”手表。

秒针在跳动，还有二十秒、十九秒、十八秒……十五秒……

课室内寂静一片，物理教师正在讲台上讲得起劲，同班的男同学，一个个听得聚精会神。

十秒……九秒……八秒……七秒……

长针指正十二字，就在这一刻，放学的铃声“铃铃”在响。

史其敏将书桌面打开，很迅速地将桌面下的书本取了出来，叠在一起。

老师的声音停住了。透过近视镜片，他的一双眼睛睁得老大。

“史其敏！”老师问，“你做什么？”

全班同学都回过头来，一双双眼睛全盯在史其敏的脸上。

“放学了。”史其敏回答。

老师的面色一沉：“我还没有叫下课，你急什么？”

其敏把面前的书摸了一摸，冷冷的目光瞥了教师一眼。

“现在——下课。”老师板着脸，低叫一声。

立即，课室内的同学个个打开桌面，开始整理书籍。

其敏窜起，挟着书本就想走。

“史其敏，”老师说，“人人都可以放学了，你留下。”

“啊？”

“留下！”老师说，“我有话跟你说！”

史其敏咬咬牙，重新在椅子上坐下，双腿一伸。

他用冷漠的眼光看看这个潘老师，这个又矮又瘦的教师，在他的眼睛里看来，好像一只小老鼠。

一只戴眼镜的老鼠。

同学们纷纷走出课室去。罗拔在门边看看其敏，耸耸肩。艾活经过其敏的座位，向他暗暗伸舌头。

一瞬间，课室的同学全都走光了，四面寂静一片。

潘老师从讲台上走下来，一步步向其敏的座位走来。

其敏的眼睛飘向课室的天花板上，故意不去看这个怒气冲冲的教师。

“史其敏！”老师问，“你这样匆忙下课，赶着到什么地方去？”

“有事。”谈谈的，其敏应。

“什么事？”

“私事。”

“什么私事？”

“私事就是私人的事，不能说。”其敏简短地回答。

潘老师一口气哽在喉头，面上突然涨红。

“哼！”潘老师鼻孔一哼，眼睛盯在其敏的手腕上。

法国名表在其敏的手腕上闪亮，潘老师抓起其敏的手腕，看看那枚名表。

“嗯”，他挑动眉尖，“法国‘卡地亚’，几千块钱一个的手表。”

其敏立即把手一扭，挣开他的手。

“有的人，在社会上捱上大半生，都买不起这种手表！”，潘老师冷冷地说。

“是我父亲送我的礼物。”

“礼物！父亲！”潘老师冷声嘲讽，“我知道，你父亲是史杰德。人人都认识史杰德，但是你不要忘记，在我的课室内，你是我的学生，我管你什么史杰德不史杰德！”

其敏盯教师一眼，这冷冷的一眼，足以令人心打一个寒噤。

“我听过你许多新闻，”潘老师把手相握在背后，踱了两步，“放了学，看电影；看了电影，上‘的士高’；周末还到夜总会……”

“这是年轻人的娱乐。”

“年轻人的娱乐？”他接着问，“是包括到日本式俱乐部，去找小姐坐台子么？”

其敏心中暗暗一怔，坐在椅子上，动弹不得。

这只老鼠精，怎么会知道这一切？

有什么人在向他通风报信？

“你爸的确是社会上的名流，”潘老师一步也不放松地说，“不过，这不等于你在学校里就有特权。哼！特别在我的课室中。”

其敏一声不响，低下头去。

不知是否他自己的八字跟这只老鼠精相冲？这个大近视老师，就是瞧他不惯。

每一次，有点差错，这潘老师第一个就是抓住他，对他“训话”。

潘老师突然伸出手来，一手抓住他的发脚，扯了扯。

“你看你，”他冷冷的，“想做披头四？头发过长，明天给我剪！”

其敏把脸一甩，用手挡开他的手。

“明天快给我剪！”潘老师大声恶叫，“明天别再让我见到你的长头发！”他的叫声震天，把其敏又吓了一跳。

这个老师是一个疯子，他每一次都冲着其敏而来，其敏决意不再对他客气。

“你别以为自己出身于名门，我就会忌你。”潘老师指住其敏叫，“在我的课室中，我是老师，你是学生，你得听我！服从我！”

史其敏一双乌黑而冷静的眸子，看住这个气得发狂的老师，他一句话都不再作答。

“哼！有钱人的子女！哼！”潘老师回到讲台上，收拾自己的书本，“哼！社会败类！”

扶起书本，潘老师走到课室门边，拉开门。走出课室之前，他充满憎恶地再盯了其敏一眼。“社会败类！”他又臭骂一声。

其敏的眼尾瞥着老师离开课室，他回过脸来，向门口抿抿嘴。

“去你的！”他举起手，坚竖起中指，向半空一穿，“哼！”

你妈的！”

奔出校门，校门口罗拔和艾活在等他。

其敏一口气奔过去，罗拔向他咯咯地笑起来。

“真想不到，念到这个班级，竟然还要给老师留堂！”罗拔拍了拍其敏的肩膀。

“今天训什么话？”艾活问。

“要我剪头发。”史其敏把脸一扬，长而乌亮的头发在空中飞扬。

“你当黑！”艾活叫，“潘老师就好像跟你有仇，没有一天不盯住你！”

“他妈的！”咬咬牙，其敏说，“就是瞧我不顺眼，哼！”

“这个潘老师，有点心理变态。”罗拔说。

“什么？”其敏问。

“憎人富贵啊！”

“有天叫他好看。”其敏向校门外走。

罗拔和艾活抓着书本，紧追不舍地跟在他的身后。

“嗨！其敏，”艾活叫，“你想撤下我们？”

“我们去把露丝叫出来！”罗拔怂恿。

“我们叫几个女学生出来。”艾活又建议，“到咖啡室去泡泡。”

其敏已三脚两步奔过马路，边奔边向他们挥手。

“今天老子没空！”他高声呼喊，“——明天再说。”

“喂！你……”罗拔高叫，“我们在校门口等你半天，你撇我们……”

“岂有此理！”艾活高声呼喊。

其敏奔过马路，头也不回，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过两条横街。

在街口停住，他四面望望。

路面没有任何车子。他举起手，看看手上的“卡地亚”。

“妈的，足足迟了10分钟。那死老鼠！”其敏骂着。

“轰”地一声，一阵引擎声传来。

其敏回头一看，一架烈火般红色的跑车在他身边停下了。

车子里坐着浓妆艳抹的伊莲。

她架着一副太阳镜，血红的嘴唇，耳下两只大耳环，头发剪得比男孩子还短。

“死东西！”她嚷，“你怎么搞的？”

他拉开车门，坐进车子。看看伊莲，她嘴上在骂，但是脸上带笑，一点都没生气的迹象。

“迟了足足10分钟，这里不准停车等候。”她边说，边用指甲涂得血红的手指，夹起一张告票，“看！给交警抄了牌。”

“是那只死老鼠！臭老鼠！”

“啊？老鼠？”伊莲睁大双眼。

“我的老师！”他忿忿不平，“活像一只老鼠精，拖住我训话。”

她把车子开动，“轰”的一声，车在地面飞驰而去。

“上哪儿？”她问。

“我要开车子。”他跟她说，“伊莲，让我开你跑车

子。”

“见鬼!”伊莲边骂车边嚷,“你根本还未够年龄开车。”

“开一阵子,”他央求,“没有人会知道。”

“犯了交通条例,你想害我啊?”伊莲叫嚷,“不,绝不!绝不!”

“我要开车!让我开车!”

“不行,不行!”伊莲嘴上嚷,却将车子驶向近郊的路边。

“我给你一个吻,”他凑唇到她耳边去,“你给我驶一会你的车子。”

“不行,不行,”她娇笑着,“你会闯祸,你一定会闯祸……”

“不,我一试就熟,你相信我!”他坚持着,“我吻你一下,我亲你一下。”

他边说边凑近唇,在她脸上轻轻一吻。

她把车子停下了,这是一条在郊外的马路,路面一架车子都没有。

“这就叫吻么?”她瞥他一眼。

“好吧,好吧。”他将自己的唇移过去,印在她鲜红的唇片上。

她完全软化了,静止下来。接着,她的手轻轻地搭在他的脖子上。

终于,她几乎窒息了,她转开脸去,把头靠在他强壮的肩头上。

“这是吻了吧?”他轻声跟她说。

她睁开眼，忽然呵呵大笑起来。他的唇片上沾满着她血红色的唇膏，看来又怪又可笑。

她接着打开手袋，用纸巾将他唇角的口红抹去。

“好了吧？”他等待着，“让我开你的跑车吧？”

她耸耸肩，打开车门，跳下车子。

一阵喜悦与意外的表情泛在其敏脸上，他从座位上移到驾驶座去。

“你小心！”伊莲坐到他身边，“这儿是脚掣，那儿是油门，这里是……”

“行了，行了，”他立即摇头，“不要多烦，我知道，我全知道。”

“你别闯祸啊，小鬼！”

“轰”地一声，引擎响起。

“你开一阵子就好了，从这里驶到那边。”她嘱咐，“一段路就好了。”

“行了。”

他一放脚掣，车子向前直冲，伊莲双手紧紧扶着座椅，全身紧张。

“不是行了么？”他把持着车盘，“看，太容易了，太容易了……”

车子越驰越快，其敏坐在驾驶座上，越驶越轻松。

“怎么样？”他问，“不像是新手吧？我跟你说过，你不用怕。”

他有点忘形了，这令她害怕。

车子一下子就驰到路口，伊莲立即叫：“停车，其敏！够了，停车！”

“不，好玩啊！”他把车盘一转，车子立即驰到另外一条公路上去。

“其敏……”

“你别紧张，别叫得我心慌……”他耸耸肩，又加大油门。

路边两旁的树木在飞快地后退，伊莲坐在车内，越看越慌。

“不要，其敏。不要……”她惊悸地尖叫，“停车……停车……”

“开车太容易了。”他双手扶着车盘，“我以为开跑车有什么了不起，实在太容易了，太容易了。”

“其敏！其敏！”

车子在笔直的马路上飞驰，他的脸上流露着微笑，这微笑带着野性，带着胜利。

跑车越飞越快，远处的路面，出现一点乌黑的影子。

伊莲向前一望，骤然大叫，“其敏！小心！”

瞬息间这一小点乌黑的影子，在他们视野中逐渐扩大，扩大……

是一头黄牛，正缓缓地从公路旁的田边横过马路走向对面的稻田……

“啊，其敏！小心！牛！”伊莲发狂地急叫。

其敏的车子，几乎已经撞在黄牛身上。就在这一刹那，他急忙把车盘一扭。

车胎“吱”地发出响声，尖锐刺耳。跑车向行人路边直冲出去。

终于“砰”地一声，车子发出巨响，接着，车子停住

了。

伊莲面无人色，当她抬起头时，只见汽车的车头，正撞在一棵大树树干上。

“天啊！”她叫，接着发现车头玻璃已经撞得粉碎。

伊莲跳下车，急忙奔到车头去。俯身一看，她好像去掉了半条命似的。

“哎哟……天啊……”她跺着脚叫，“撞破了，车头全凹下去了……”

她举头一看，只见其敏在驾驶座上一动不动，他的身子伏在车盘上，脖子歪曲着。

“其敏！”伊莲全身一颤，急叫起来，“其敏！其敏！”
她发现其敏已失去了知觉。她吃惊得狂叫。

“其敏！你怎么了……其敏？”她像厉鬼般地嘶喊，“天啊……你受伤了……天啊……救命！救命……”

伊莲向公路狂叫，但连一架开过的车子都没有。

“其敏！你不能死……其敏我爱你……”伊莲用手捧着其敏的脸。

其敏倒在她的怀抱中，突然睁开一只眼睛，接着“哧”地笑出来。

“其敏……”伊莲张大嘴，尖声大喝，“你装死！？”

“我当然装死，”他坐正身子，“如果我不装死，你的车子被我撞毁了，还不骂死我。”

“你……”伊莲又急又怒，跺着脚。

咬牙切齿地，她挥手向其敏的脸上掴去。

其敏一侧脸，伸手紧紧地抓住她的手。

“噢？怎么打我？”他嬉皮笑脸，“刚才明明还在说爱

我啊!”

“你……”伊莲全身松懈下来，接着说，“我早已经说过，不能让你开车，不能让你开这车子……”

“我是开得很好啊，要不是那头黄牛……”

“下车，下车！”伊莲急急地说，“看看车子还能不能动。”

其敏打开车门，伸伸舌头，跳下车子。

伊莲坐进车子，把车匙一扭，然后发动引擎。

车子发出“格格格”的声音，又尖锐又刺耳。

“糟糕，”伊莲摇头，“要叫人来拖车了！”

踩了两下油门，车子还是不动。

“废了，”她颓丧地说，“这架车子……完蛋了！”

其敏呆了一阵。

“不能修么？”他傻憨憨地问。

“准是引擎都撞坏了，”伊莲摇摇头，“你闯祸了，闯得好大。”

“可以叫保险公司赔啊！”

“赔！赔！”伊莲怒叫起来，“我已经叫你别开车，你却偏要。”

“是你自己下车的，你下车，就是同意我开车。”他面色一沉。

“我已经叫你小心！小心！你就是不听。”伊莲气愤地嚷。

“车子撞坏了，又怎么样？”其敏把手一挥，“小气鬼！”

“什么？”伊莲大嚷，“你把我的车子撞成这个样子，还

骂我？”

“算了，算了，小家种！”他狠狠地叫，“你修了多少钱，把帐单给我！我叫爸付！”

“你……”

“讨厌！”其敏一甩头，抓起书本，转头就往公路那边走。

“其敏！”

“下次你别再叫我来坐你的跑车！”他边走边回头说，“一架汽车，有什么稀奇？将来我拿到车牌，哼，瞧我的！”

“其敏！”伊莲在他身后尖叫，不断地挥手，“你不要走！不要走！”

“我管你！”他跨开脚步，向公路的那一端走。

天开始暗下来了，黄昏快过去了。

他奔到公路的三岔口，望望东，望望西。

那边有一架车子远远地驶来，他站到路中心去，挡住去路，然后不断地举起拇指挥手。

车子缓缓地停下。

“什么事？小伙子？”车上的司机问。

“我要进市区，可不可以载我进市区？”他高声大喊。

“发疯！”司机想将车子开动。

“我给钱！”他急忙叫，“你要多少钱，开口好了，我给钱。”

司机想了想，把头一甩：“上车吧！”

其敏跳上车子，坐在前座。

车子驶过公路，经过那棵大树。

伊莲仍然呆站在车子边，一直在发愣。

“噢？撞车？”司机张望一下，低声嚷。

“哼，女人开车！”其敏冷冷一笑，“就是不用头脑，不带眼睛！”

走进园子，女佣阿红已经向其敏直奔而来。

“怎么搞的，少爷？”阿红边奔边嚷，“弄到现在才回来？你爸和你妈等不及，已经吃过饭了。”

其敏没有答话，把书本交给阿红，三脚两步奔进客厅去。

继母娜娜迎面而来，她披着一件丝质长袍，头发都束在脑后。

一见其敏，她就皱眉：“怎么不吃饭，连电话都不回来一个？”

“有事。”其敏胡乱应了声，向客厅内奔。

“静一点，”娜娜叮嘱他，“你妹妹要请补习先生，你爸正在接见她。”

其敏看看这个后母。

这后母不到三十，妖冶怕人。

其敏自己都不明白，自从母亲过世，父亲一直都未续弦，而现在，竟然会跟这个女人在一起。

娜娜以前是做舞女的，讨进门来，就生了一个玲玲。玲玲现在只有8岁，笨头笨脑，跟她母亲差不多，脑子内是个草包。

娜娜不太喜欢其敏，其敏也不太喜欢她。

不过为了史杰德，娜娜不得不表面上对待其敏慈祥。

大厅上的一角，史杰德坐在沙发上，他的对面，坐着一